



■家庭相册

养母恩情

□刘小连 文/图

我的亲生父亲英年早逝，亲生母亲迫于生活压力，竟把刚出生不久的我用破棉袄一裹，扔在荒郊野外后就跟人走了。当时正是深冬清晨，我很快就被冻得哭不出声音，只剩下了微弱的一口气。幸亏习惯起大早去摘菜的养母发现了，她急忙把我抱回家里烤火笼、喂姜汤，经过一番折腾，才把我抢救过来。

但我实在不争气，从小就疾病缠身，而且穿人装富相，嘴巴爱挑食，尤其厌吃葱和蒜。养母每次吃饭前都要从菜碗里精挑细选，单独给我一份“特供”，后来炒菜时干脆不放这几样香料了，害得养父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

为了筹钱供我吃穿用度和念书，养母起早贪黑、自酿自卖在市场上摆了一个水酒摊。那时物价普遍很低，一碗水酒只卖一毛钱，各种税费却不低，每月要上缴二十多元钱。养母坚持采用上等糯米精心酿制，绝不掺水兑酒精添加色素，待人接客又很热情厚道，尽管挣不到大钱，但生意的确要比同行好很多，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比一般人家优越得多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我上初中二年级那年，过继给养父的哥哥在福建挖煤炭遇难，养父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，养母天天以泪洗脸，竟把一只眼睛哭瞎了。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，令我伤心欲绝、内疚不安，办完养父的丧事后，我执意要辍学外出打

工，自食其力。养母见劝不住我，只得让步，临出远门前，她千叮咛万嘱咐，巴不得把她的人生经验教训和盘托出。

果不其然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也很无奈，我稀里糊涂竟被一个所谓的老乡欺骗，稀里糊涂就跟他合租同居在了一起。随着大女儿的降生，他的狐狸尾巴也暴露无遗，本来就入不敷出，可他吊儿郎当，抽烟、酗酒、赌博样样都来，往往一言不合，就对我大打出手。

熬清守淡给女儿喂了半年的奶水后，我终于下定决心“净身出户”跟他分手，但他的父母都不在了，老家也没有其他靠得住的亲属。大人有错，小孩无辜，我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好带回娘家向养母求助。养母得知原委，竟然没有一句怨言，把女儿安顿妥当，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，我没有交给养母一分钱又再次外出。

在养母的通融协调和现实生活的磨砺倒逼下，我和老公重归于好、逐渐成熟，通过努力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，给孩子们上了户口，正式回到夫家定居。而养母因长期操劳过度、省吃俭用，身体每况愈下。我和姐姐都有意接她到自己家里供养，但她说什么也不愿拖累我们。

2014年清明节前夕，养母留下了两万多元存款、四千多元现金，连同我这辈子注定偿还不了的大恩深情，只化作一缕青烟、一撮微尘，飘飘荡荡消失在高天厚地之间……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青春岁月

五元钱工资

□刘希文/图

我高中毕业那年检查发现患有眼疾，医生语重心长地说，你再也不能用眼过度，否则有可能失明。成绩很好的我只好中断学业，在舅舅所在学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。因为教学质量好，从幼教转到教小学，一待就是八年。

但八年后，政策突变，没有教师资格就要被清退。我只好应聘到一家民工子弟学校。学校共分八个年级，没有初三。这里的学生来自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地，他们随父母一起远离故土，在异乡城市创业扎根，挣扎在生活的底线。

接手工作后，我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离不开学生，而这群孩子，虽然家境不富裕，但纯洁善良。

在那里过的第一个教师节，我收到了很多礼物，有学生亲手做的贺卡，有学生从家里拿来的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，还有学生采摘野花做成的漂亮的花环。每一个学生都给我送了礼物，班上最调皮的小男孩抱着一个装满泥土的花盆，走到我的面前，显得很失落。

大家都很奇怪，他抱来一个装满泥土的花盆干什么？很多人开始取笑他：“送老师一个空花



盆，多不像话啊？”我也很奇怪，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礼物。小男孩走到我的面前，很失落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本来是想送花给您的，于是在春天的时候，就播下了好几颗种子，我天天给它浇水，可就是没有发芽。”听到这，我怔了许久，然后眼含热泪接过花盆，对大家说：“嗯，它总会开花的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把它放在教室里，轮流浇水，我想一定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。”

有次我跟学生开玩笑说，你们要听老师的话，否则老师会没有工资领的。第二天，一个小女孩走上讲台，郑重地交给我一张贺卡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夹了五元钱。小女孩认真地说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给你发的工资，你千万不能还给我哦。”五元钱的工资，却是给我最高的奖赏，握着这五元钱，我泪如雨下。

我心目中的邮递员

□冯天军 文/图

我是一个文字爱好者，因此与邮递员打交道的机会很多，负责学校片区的邮递员姓贾，还没有结婚，我都叫他小贾，他习惯喊我冯老师。这年轻人朝气蓬勃，干事认真，从不拖沓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送往学校的报纸、信件中，大概唯我最多，一段时间后，我的名字就进入了他的脑海。有一次，来了一张稿费单子，学校已经放学，他用电话告诉我，有一张哪里的稿费单子，金额是多少，并告诉我，明天上班后，给我送到。当时，我觉得很诧异，这孩子怎么摸得这样详细，而且还这样的认真。后来我问起这件事时，他才说：“冯老师，我早知道了您是一个文学爱好者，我经常看到您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，我很崇拜您，愿您有更多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。”当我夸奖他对工作认真的态度时，他说：“这是我们做邮递员的责任，第一时间告诉接收人，也是我们的义务。”一个毛头孩子能有这样对于工作的认识和定位，让我刮目相看！

学校本来有负责接收分发报纸信件的管理员，可是，自从认识了小贾后，他为了第一时间把样报、样刊送到我的手中，不至于在周转的过程中出现失误，每次来了报纸，他都要先过目一下，如果有我的稿子，他便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。有时候，他看我没有课，就和我聊一下他看过我文章的一些体会，还聊到曹文轩、莫言等。别谈，在这个全民阅读尴尬的年代，他年龄虽小，可还有对文字的



爱好，又使我感到欣慰。我相信因为他爱好读书，必定让他的那份工作锦上添花。

按照学校的要求，暑假里学校的报纸杂志信件都由他先保管，等开学后再一并送往学校。对于一个写文字的人来说，能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文字上报的消息那是最期盼最高兴的事情。他懂得我的心思，假期里他收到的报纸，如果有我的文章，他便不顾炎炎烈日骑上摩托车亲自送到我的家中。前几天，他打电话说有我的一封信，是教育社发来的，我说，大概是稿件录用通知，你不用送了，等开学后再给我吧！他答应了。晚上，我吃了晚饭，拿着板凳到外边乘凉的时候，他的电话打过来了，他说就在我家的门口。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让他休息会吃点饭再走，他推辞了，他说，还有邻村的一个快递也要趁早给人送去。
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我想，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小贾对邮递事业的热爱并不为过，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始终想着别人，他的工作虽然平凡辛苦，收入微薄，但是他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风范和职业操守。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邮递员。

■图片故事



“80后”老许

□刘德凤 文/图

那天，我经过广场，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打陀螺，那陀螺硕大无比，至少有十斤重，抽打它需要很大的力气，但老人看起来却极为轻松，我不由得对那个老人多看了几眼，他精神矍铄，一身白衣随着抽打陀螺的节奏有规律地摆动，路过的人都被老人的精气神给吸引住了，不由得停下脚步，驻足观看起来。

我从小爱打陀螺，但这样大的陀螺我还是第一次亲见，更别谈尝试过，因而特别好奇，我很想知道打这个大陀螺是什么滋味。于是走上前去，讨好地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您让我试下好吗？”他漫不经心地看我一眼，回我：“小伙子，你打得动吗？”“打得动，我可是80后，力气大着呢。”我拍了拍胸脯，向他保证。老人笑了起来，“行，我也是80后，看在咱们都是80后的份上，让你试下。”“您这么老，怎么可能是80后呢？”我笑地说道。他扬着头，爽朗地笑了起来：“我今年81岁，你说我是不是80后？”我被这个幽默风趣的老人逗乐了，说：“行，那今天咱们两个80后比试比试？”他点了点头，把杆子递给我，一脚把陀螺踩停。

我拿起鞭子，蹲在地上，将绳子滚在陀螺上，使劲一甩手，陀螺转了一圈就颓废地停下来了，周围的人见了，立刻哄笑起来。我不服气，又开始尝试起来，可结果还是失败了，大家都笑开了，我觉得挺尴尬的，老人却严肃得很，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便取过我手上的鞭子，教我怎么发这个超大陀螺，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，我也终于让陀螺运转起来。

这之后，我和老人成了朋友。老人告诉我他姓许，我不叫他许大爷，而是叫他“80后老许。”他对这个称谓非常喜欢，每次我这样的唤他的时候，他都笑眯眯地看着我，眼睛里满是幸福和兴奋的光彩。

我后来知道，老许虽然乐观开朗，但一生命运坎坷。他家是地主成分，父母当年批斗而死，他带着三个妹妹乞讨为生，后来他好不容易才找个姑娘结了婚，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，本来指望经过这么多难，他可以安心享晚年，可他的女儿在36岁那年，不幸出了车祸，两年后，他唯一的儿子又得了鼻癌。他的爱人经历不住两次丧子之痛，不久以后就离开了人世，留下老许带着唯一的孙子过日子。老许除了打得一手好陀螺外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他收了几个徒弟维持生活，邻居们都夸老许可怜，经常接济给他，但老许却极少接受，他一向爱面子，宁愿画些字画拿在菜市场去卖来贴补家用。

“80后”老许，有着和我们80后一样的倔强和勇气，我敬佩他的坚强与勇敢，更敬佩他的乐观与要强，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像他一样，在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之后，依然保持一颗对生活极其热忱的心，像他那样乐观豁达，怎不会快乐自在又安然呢？